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

田余庆

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

主 编 李 克

学术顾问 傅璇琮

田余庆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UJUAN PUBLISHING COMPANY


© 田余庆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 / 田余庆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470-1305-2

I. ①当… II. ①田…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政治
制度—研究—中国—东晋时代 IV. ①C53②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4030号

设计制作 /  智品书堂
ZHIPIN BOOK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

出 版 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 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电话 024-23284627 23284050
电子信箱 vpc_tougao@163.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32.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丹
书 号 ISBN 978-7-5470-1305-2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8572701

编纂说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瑰丽奇特的远古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出现了许多古今知名的文学家和文学巨著，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中国文学以其优秀的历史、多样的体裁、众多的作家、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辉煌的成就而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因自身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一直以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而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的社会文化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新面貌，其中，我国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各个领域均出现了誉满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们的思想光辉夺目，他们的作品精细微妙，文采肌理具在。我们要了解当代社会学术研究发展的大趋势，要研究学术名家的学术思想，主要也应从他们的专业研究著作加以探讨。为了使读者可以仔细领会名家作品的内在精细微妙之处，细细品味每一部作品，感受他们带给我们的新领悟，我们特意编纂了这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并邀请原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的傅璇琮先生担任本丛书的顾问，傅先生在丛书的编纂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库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推出，所选作品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收录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关于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论文、随笔、专著节选等，此次出版的十种包括田余庆、戴逸、袁行霈、王尧、徐季子、

乐黛云、罗宗强、李学勤、傅璇琮、王水照诸位名家的著作。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呕心沥血的求索，潜心研究的成果，处处展现了当代“大家”的风范，无不是当代学术思想的精华。他们以自己卓越而深邃的人格、思想和学力，以简练优美的语言、细腻的情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独领风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本文库轻松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晦涩，是一项极具价值的出版工程，它不仅将带领我们领略美不胜收的文化之旅，而且能让我们更深领悟当代学术成就的精妙思想，社会意义深远，学术价值极高。愿此项凝聚众多专家和编辑心血的工作，能对中国社科文化的发展和学者思想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目 录

| | |
|-----------------|-----|
| 说张楚 | |
| ——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 |
| | 1 |
| 论轮台诏..... | 27 |
| 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 | 56 |
| 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 83 |
| 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 | 98 |
| 蜀史四题 | |
| ——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 | |
| | 113 |
| 孙吴建国的道路 | |
| ——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 |
| | 140 |
| 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 |
| ——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 | |
| | 170 |
| 释“王与马共天下”..... | 198 |
| 论郗鉴 | |
| ——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 |
| | 230 |

| | |
|--|-----|
|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 286 |
| 北府兵始末····· | 337 |
| 论东晋门阀政治····· | 379 |
| 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拓本题记二则 ——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 ····· | 407 |
|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 418 |
| 《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 ——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 ····· | 481 |

说张楚

——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一 汉初重张楚

《史记·陈涉世家》记陈胜义兵入陈事说：陈胜称大楚，“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云云。

张楚词义，古今学者为之诠释，颇不乏人。《史》、《汉》注家用训诂成法释张楚，从张字生解，谓张楚犹言张大楚国。王先谦据《广雅·释诂》“张，大也”，直谓张楚就是大楚。按照这个说法，陈胜入陈建张楚之号，实际上就是篝火狐鸣时以及用尉首祭坛时所称大楚的正式宣告。张晏认为张是弛的反义词，谓楚为秦灭，是已弛；陈胜立楚，遂为张，故号张楚。这个解释虽嫌迂拗，但涵盖了秦楚关系，包含了张楚目的，有它的长处。的确，由于楚有可张之势，张楚旗号非常有利于反秦活动，陈胜张楚才具有不平常的意义。《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论者谓其识废兴之数。张楚名号，可与“亡秦必楚”之说照应。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其《五星占》中的五星行度和另一种古佚书的干支表，具列秦及汉初纪年，其间有张楚而无秦二世年号。这一发现受到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引起帛书张楚究竟是王号、是国号还是年号的讨论，也引起帛书置张楚于干支系列中究竟

有什么政治意义的评议。^①我想，当时制度，国君纪元以数计，称某国某王某年，所以笼统地说，张楚既是国号、王号，又用以纪年，是合乎情理的。再细，就说不清楚了。马王堆三号汉墓年代不晚于汉文帝时，该墓帛书以张楚纪年，证明此时人们在观念上尊重张楚法统。其所以形成这种观念，当是由于张楚有首事之功，如果没有张楚，就不会出现灭秦的战争，也就不会有汉。

汉武帝时司马迁编纂《史记》，法统观念仍然尊楚。《史记》立月表记秦末事，不名曰“秦汉之际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际月表”，说明司马迁明确地意识到楚在秦末历史中具有独特地位。但是《史记》与马王堆帛书在这方面又微有不同。《史记》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是以义帝代表楚；《史记》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是以项羽代表楚。与帛书比较，《史记》尊楚虽旧，但张楚陈胜的地位却被义帝、项羽取代了。《史记》以陈胜入世家，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历代史家对《史记》立《陈涉世家》事，议论甚多，但都难于说透其中的道理。因为，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在我看来，对于秦末扰攘时期究竟该由谁来代表“秦楚之际”的楚这一问题，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所以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把陈胜安排在世家中。这种处理不但不够妥帖，而且也违背司马迁作世家的一般宗旨，自乱《史记》义例。司马迁思想的混乱还表现为既以义帝纪元，却不立义帝本纪。清人吴非以此改《秦楚之际月表》为《楚汉帝月表》，并摄取义帝事略而作《楚义帝本纪》。这一改作意在以《春秋》笔法改正《史记》书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史学价值，只不过说明《史记》书法于此确有缺陷，不惬人意而已。

但是，司马迁修纂《史记》，在混乱中也有不乱的地方，这就是，历史由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不容抹杀，因而《史记》才有《秦楚之际月表》之作。后代文献如《太平御览》皇王部历代帝

序，于秦汉之间特立楚怀王一目。其他典籍亦有列入楚义帝者。这些不能不说是接受了《史记》书法的影响。吴非《楚汉帝月表·序》承认司马迁月表之作“意重楚也”，是不错的。

也有《史记》的研究者持另外的意见，认为月表之作重汉而不重楚，如清人汪越的《读史记十表》卷四谓《秦楚之际月表》以汉为主。按：汉是司马迁的本朝，《史记》归根结底以汉为主是合乎情理的事，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重汉并不一定排斥重楚，而重楚也还是为了重汉。楚和汉，其统系在《月表》中本不见有偏正、主次之分。这一点，汪越并没有看清楚。汪越又言：“《六国表》末已书天下属汉，明正统也。”这个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考《六国表》于二世三年著录自赵高反，二世自杀，以迄子婴降，项羽杀子婴，“寻诛羽，天下属汉”诸事，用的是史终言之的写法，其所说诛项羽以后“天下属汉”，即表明了项羽不灭，汉尚不得为正统的意思。因此，这并不能证明汪越之见正确。汪越又举“太史公月表进汉元年于入秦之初。夫入秦之月，犹未有汉”，认为这也是月表以汉为正统之证。其实，续汪越之作而撰《读秦楚之际月表补》的徐克范就说：“汉至五年即帝位，不更起元，固以初破秦为元年，表亦录其实耳，非故进之也。”与汪越相比，徐克范所说不失为平实通达之议。

帛书与《史记》都尊楚，反映自汉初至武帝时人们思想比较自由，历史观比较符合实际，正名尊君思想还没有发展到特别偏执的程度。不过，帛书所尊者张楚，是平民；《史记》所尊者义帝、项羽，是旧族。两相比较，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毕竟有所不同，反映独尊儒术以后人们对上述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正在起着变化。我们知道，《汉书》是以陈胜、项籍合为一卷，入列传中的，这是东汉时期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定位。《汉书》给予这些人物的地位，大大低于《史记》，是一目了然的。《汉书·异性诸侯王表》冠以汉元年，不书楚怀王或楚义帝，而依次列汉王以外其他诸侯王。这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于同年冠以楚义帝元年，下书诸侯王，而以汉王厕列其中相比，正统观念的变化是很明显

的。司马迁序《秦楚之际月表》，强调的是“号令三嬗”，即秦—楚—汉的递变；班固序《异姓诸侯王表》，强调的却只是汉“五载而成帝业”。这除了反映通贯之书与一朝之史着眼点有所不同以外，也反映正名尊君观念的变迁。取对楚的态度为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念正好处在西汉初年帛书作者和东汉史家班固之间的状态。这是值得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和中国史学史的学者留意的一个问题。

清人周中孚对于《史记》处理秦—楚—汉问题的立意，曾有所关注。他在《郑堂札记》卷一中说：“汉兴，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史迁以项羽为本纪，秦楚之际为月表，实本于陆贾也。然在史记则可，若断代为史，便为失体。所以《汉书》不循其辙，而后人修史亦无此种纪、表”云云。周氏关注之点，只在修史体例，而未曾究及历史内容；他关注的楚，不及张楚陈胜。正是在这个地方，本文论说张楚，与周氏之议，并不是一回事。

二 张楚反秦的历史背景

汉初重张楚，是尊重张楚反秦的成功。那么，为什么以楚反秦，天下就能景从响应，六国旧人就能接受树置，否则就没有这种效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战国晚年的历史，特别是其时楚秦斗争的历史。战国晚年，楚国军事力量虽已就衰，但在关东六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前260年秦赵长平战役之后，六国中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的，只有楚。秦灭楚，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楚被灭后，潜力还在。所以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他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

据《史记·楚世家》，前299年，楚怀王被秦国挟持不返，三年后客死咸阳，“楚人皆怜之”。今天还能见到的《诅楚文》，正反映了这个时期非常紧张的秦楚关系。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国郢都江陵，置南郡。楚虽蹙地，犹得徙都于陈，称郢陈，即今河南淮阳。楚在郢陈收兵自保，并相机收复了一部分失地，可见郢陈的楚国还拥有相当实力。

《战国策·楚策》虞卿谓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此事时间在前248年或稍后，晚于秦赵长平之战。“天下无敌”之说虽属夸张，但仍可从中看到，长平战后，楚国实力确居东方各国之冠，为诸侯所重视。所以前241年，楚、魏、赵、韩、卫五国之师合纵攻秦，居纵长地位者是楚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五国之师败绩，秦兵反攻迫近郢陈，楚王始东走过淮，以寿春为郢都，郢陈当于此时或稍后入秦之手。虽然如此，郢陈楚人势力并未被秦消灭。从此以后，历秦灭楚之战以至于陈胜入陈而称张楚，楚人反秦的重要事件几乎都与郢陈之地、郢陈之人有关。总之，楚国没有由于国都再徙而一蹶不振，仍是秦国兼并的主要障碍。

楚国徙都寿春后，秦楚接触仍以郢陈附近为多。郢陈迤西与韩国地境相连，而韩秦关系也颇复杂。所以这个地区一旦出现纠葛，往往牵动秦、楚、韩三个国家，对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韩国长期受秦蚕食，在关东六国中最弱最小，所余国土只有相当于颍川一郡以及南阳郡一部分地方。秦灭六国之战，最先选择这个最弱最小的韩国下手。秦王政十四年（前233），韩王表示愿意纳地效玺，为秦藩臣。两年之后，韩国正式献南阳地于秦。此韩国的南阳，不是前263年秦武安君所取韩国在河内野王的南阳之地。《通鉴》秦王政十六年：“韩献南阳地。九月，发卒受地于韩。”胡注曰：“此汉南阳郡之地，时秦、楚、韩分有之。”秦既得兼并南阳郡内的韩地，则此处秦楚力量的均势，甚至毗邻地区包括郢陈一带秦楚力量的均势，都将受到影响，对秦有利而对楚不利。

在秦发卒受韩南阳地的第二年，即秦王政十七年，秦内史腾（按：《史记·六国年表》误为内史胜）受命为南阳假守。就是这个内史腾，据《史记》，于此年率领秦军灭韩，掳韩王安；据云梦秦简《编年记》，最晚至秦王政二十年，他又成为秦国的南郡守，统治昔日楚国本土之地。就腾的经历说来，可以认定他本是秦国处理其东南地境所接的韩、楚两国事务的重臣，而不是秦国重要的武将。他虽曾率秦军灭韩有功，

但人们都知道灭韩无需大军，也绝不会有恶战，与王翦、蒙武等人出军征战的作用不同。以腾的才能和权责言，他能灭弱韩，能出守南郡，却不能胜灭楚之任。当然此刻灭楚还不是秦国之所急，秦国眼下所急，主要是处理新获韩地的善后事宜，防止韩地和毗邻的郢陈一带出现事端，并为灭楚之战清扫障碍。这些事，可信腾是主要的参与者^②。

内史腾灭韩后不久，在秦、韩、楚接壤区域，果然发生过一些事故。腾攻韩，掳韩王安，秦以韩地置颍川郡，在秦王政十七年。《秦始皇本纪》、《韩世家》以及两处《正义》，均如是说。是年《通鉴》记“内史腾灭韩”，胡注：“韩至是而亡。”这本是记载明晰，没有疑问的事。可是《六国年表》却记秦灭韩事于十八年。看来如果不是《年表》误记、秦王政十八年秦韩之间可能发生过比秦得韩地、掳韩王更为重大，更足以作为秦灭韩标志的事件，只是内容无从知晓。再过两三年，韩秦关系中的事端就通过以下材料而明朗化了。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韩王居□山。”（二十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二十一年）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二十一年）

按：昌平君，楚公子之仕秦者；新郑，韩国旧都；郢，楚国旧都郢陈；□山，郢陈之山。这几条材料，叙事都以秦为主体，所涉及的人和地非楚即韩。可以断定，它们所反映的是与楚国旧地有关、与楚国势力有牵连的韩秦矛盾，而且当与上举《六国年表》所反映的秦王政十八年韩秦间可能出现过的事端属于同类性质。

根据这些材料，参考诸家研究秦简有关问题的论著，可以窥测到秦灭韩后，秦、韩、楚三国接壤地区新郑、郢陈出现了不宁，规模不小，牵动颇广。先是韩王安作为秦国俘虏，被强制离开韩国旧土颍川，迁居郢陈□山。韩国旧都新郑发生叛乱，当是旧韩官民激于国破王迁而发难反秦，而且可能是韩王安致死的原因。秦国对于韩王安的处置办法，值得注意。韩亡后，秦国应当有所警惕，以求防范韩地发生反秦事

端。照理，秦当徙韩王安远离旧土旧民，但是实际上却是就近于楚国旧都郢陈安置。而且昌平君接踵而至，追随韩王安于郢陈；韩王安死，昌平君即居于韩王之处。这些相连的事使人感到，秦王政似乎是有意把亡国之君韩王安交给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看管。这是不符合常情的事。我怀疑是秦国考虑到三国接壤地带的特殊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目的是向这一带韩人、楚人表示宽容态度。韩是六国中头一个被秦王政攻灭的国家，秦对韩王的宽大，可以缓解他国的忧心，有利于秦国各个击破。

韩国残余势力的异动，看来不久就平息了。在平息韩乱中，楚公子昌平君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年稍早，有秦将王贲击楚之事。以王贲击楚和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居郢陈二事合起来考虑，似乎新郑韩人之叛与毗邻地带楚人反秦活动有呼应之势。而昌平君居守郢陈既是为了看管亡国的韩王，又是为了绥抚难安易动的楚人。昌平君能起这种双重作用，主要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时也由于秦王相信他的忠诚。

已故的马雍先生认为新郑之反和韩王徙死，“是韩国灭亡以后的一次余波”^③，是很正确的判断。我想加以补充的是，新郑所见秦灭韩的余波，影响及于楚旧都郢陈之地，郢陈楚人也处在这次余波的激荡之中；而楚人的激荡比起新郑韩人之叛，其后果可能更为严重。据此估计，具有特殊身份的昌平君在郢陈一带的事态发展中，还将继续发挥特殊作用，对此后的秦楚关系将继续产生影响。

新郑叛平后，韩人反抗转入低潮，但还有反秦暗流存在。据《史记·留侯世家》及《索隐》，我们知道张良的先人五世相韩，张良本人出于颍川之父城，曾学《礼》于淮阳（郢陈）。韩亡时张良已年逾二十。张良本人和他的家人，在韩亡后具有参加新郑韩人反叛的天然条件。这与张良以家财求刺客为韩复仇事，日后又求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事，以及秦末说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事，合而观之，他反秦的政治态度是前后一致的。而且，张良的活动至于郢陈地境，所交颇有楚国旧人。据《项羽本纪》，项羽季父项伯素善张良，张良曾说：

项伯“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云云。颍川郡的新郑、父城与陈郡的郢陈、项相距不远，韩楚之民在频繁交往中扇扬反秦，是很方便的事。所以发生在这一带的政治事件，往往是此呼彼应，与韩楚之民都有关系。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聚讼纷纭的陈胜乡里问题。《史》、《汉》都说：“陈胜者阳城人也”，又说陈胜是楚人，所以此阳城必为楚地一县。谭其骧先生根据这个条件，排除了几种异说，用《曹丞相世家》的资料，认定此楚地的阳城县只能是南阳的阳城，地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六里。^④这一见解有说服力。我们据前引《通鉴》秦王政十六年胡注，知南阳郡地在战国末年是秦、楚、韩三国分而有之的，阳城当是南阳郡内的楚地。谭文问世以后，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发现了战国至汉的阳城旧址，地在秦汉颍川郡境，于是陈胜乡里为颍川阳城之说又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此地在韩都西北，要说它曾经是楚之北境或西楚之地，可能性确实很小。所以此城遗址的发现，还不足以动摇谭先生之说。至于吴广生地阳夏在郢陈附近，更是没有疑问的。陈胜、吴广所率戍卒，至少有一部分是这一带的楚民。这与陈胜举义后立即趋据郢陈，建号张楚，自然有直接关系。南阳、颍川、陈郡这一战国末年的多事地带，到秦末又成为反秦基地，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这一地带酝酿出一场反秦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三 昌平君反秦之役

当秦灭韩的余波在新郑、郢陈一带激荡的时候，秦楚之间新一轮冲突也在酝酿之中。这两件事交织发展，彼此影响，正是秦、韩、楚三国关系错综复杂的反映。

《编年记》秦王政十九年：“南郡备敬（警）。”二十年，南郡守腾（按：即前见内史腾、南阳假守腾）发布《语书》，告诫南郡吏民守法律，去淫僻，除恶俗等。二十一年，秦军伐楚。《本纪》中追述伐楚的原因说：“荆王献青阳（在今长沙境）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

发兵诛”，云云。此次战事，《六国年表》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秦：“王贲击楚”；楚：“秦人破我，取十城”。《楚世家》说：“秦使将军伐楚，大败楚军，亡十余城。”《本纪》二十一年记：“王贲攻蓟”，蓟字无疑是荆字之讹。上举十九年至二十一年连续三年中发生的事，有相关的背景，即：旧楚之地南郡发生了异常事态，引起秦国官方关注，构成早在酝酿之中的秦军伐楚口实，因而有王贲攻楚的战事发生。不过我估计，秦军攻楚战争不会爆发于南郡，那里留下的楚国残余力量不值得王贲一击。可能发生战争的地区还是南阳、陈郡一带，这一带楚人潜在势力很大，随时有发生事端的可能。而且楚王负刍都城寿春，也正在陈郡的东南方向，离郢陈并不太远。

据《本纪》，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诸事，都发生在王贲攻楚同年稍后。按情理说，事情的顺序应当是：秦借南郡有事的口实，命王贲攻楚，引发了韩国遗民反秦斗争，于是而有昌平君被派驻郢陈以为善后的事。这是兼用秦国的军事力量与昌平君的政治影响，双管齐下，既压楚，又压韩，以求底定颍川、陈郡一带，为灭楚之战作准备。王贲，秦名将王翦之子。他此年击楚虽有所获，毕竟只是秦楚之间这一轮战事的初试锋芒，带有试探性质。试探的结果，使秦王政得出灭楚不难的结论，因而急于对楚进行最后的攻击。而持重的宿将王翦，也就在这个时候受到秦王的责备，不得不谢病归老。只是由于接着发生的新郑反叛，才多少稽延了秦国对楚国的最后攻势。

《史记·王翦列传》载王翦谢病事实如下。秦王政向年轻将领李信询问取楚兵数所宜，李信以二十万兵为答；问王翦，王翦答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王翦怯，罢归家居。二十二年，李信、蒙恬（当作蒙武）遂将兵二十万南伐楚，分攻平舆、寝，大破楚军。平舆及寝均在郢陈以南。度此役兵锋所指，当是越过郢陈而向楚都寿春。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的事出现了，秦兵不得不作大规模的调动，以对付这一突然出现的事端。于是，李信回军北上，攻打鄢郢，据《通鉴》胡注，此鄢郢就是郢陈。正是这个郢陈，一年以前秦国用昌平君驻守以绥抚楚、韩之民，李

信秦军还刚刚经此抵达平舆及寝的前线之地。这一秦军手中的重镇，此刻却忽然落入了与秦国为敌的一种势力之手，以致于李信不得不以全部南征之师反攻夺取。

《王翦列传》说：李信攻破郢郢以后，“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当作蒙武）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据《正义》，此城父当是父城之讹误，在秦颍川郡。这里应当思考的问题是：究竟郢陈出了什么事，使李信必得撤回南达平舆及寝的全部秦军？为什么李信回师攻破郢陈后，还要西进至于颍川之父城？为什么秦军西向父城之时楚人要紧紧追随，以至于三日三夜不顿舍？这些紧追不舍，终于大破秦军的楚人，究竟是一支什么武力？

以上这些问题，没有现成史料可以直接回答，只能参照上文提出的秦楚关系发展线索，并考虑以后秦楚之间的大事，提出一些推测。我认为，郢陈出现不测，关键在昌平君。当李信之师南伐，越郢陈而至平舆及寝，并击破由寿春前来迎战的楚军后，楚国情况岌岌可危，存亡只是旦夕间事。在这紧急关头，为秦国镇静郢陈的楚公子昌平君，也许是出于故国之念，也许是出于其他利害关系的考虑，忽然转变立场，由附秦变为抗秦，郢陈遂由秦军的后方城市变为楚人抗秦的主要据点。封邑在郢陈附近项地的楚将项燕，此时当在楚军抗秦前线，他无疑是以其实力促成昌平君转变立场的主要人物。据《水经·颍水注》，项是楚国迁都郢陈以后的“别都”，可见其地位对于郢陈是十分重要的。昌平君易帜以后，郢陈及附近郡县楚人群起响应；本来就不宁静的韩人闻风而起，也在颍川发难反秦。正在郢陈以南作战的李信、蒙武大军发现后方出现骤变，不得不回师进击昌平君于郢陈。郢陈虽被秦军夺回，颍川父城一带又复告急。于是李信、蒙武相约，会师父城，以平韩人之叛，这就是他们下郢陈后又匆匆西去的原因。尾随秦军西行的楚人，只能是昌平君在郢陈所聚之师，他们在李信回师时虽然未能守住郢陈，但也不曾败散。此时他们紧追秦军不舍，斗志旺盛，与父城一带的反秦武力汇